



读心人

【丹麦】米凯尔·柏克嘉 著

覃学岚 尤丹丹 乔莎莎 译

读心人

〔丹麦〕米凯尔·柏克嘉 著

覃学岚 尤丹丹 乔莎莎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每一本书，都是有灵魂的。

这个灵魂，不但是作者的灵魂，

也是曾经读过这本书，与它一起生活、一起梦想的人留下来的灵魂。

——卡洛斯·鲁依斯·萨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心人/(丹) 柏克嘉(Birkegaard, M.)著; 覃学
岚, 尤丹丹, 乔莎莎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404-4751-9

I. ①读… II. ①柏…②覃…③尤…④乔… III.

①长篇小说—丹麦—现代 IV. ①I53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1646号

The Library of Shadows by Mikkel Birkegaard

Copyright © Mikkel Birkegaard,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Co.Ltd.

arrang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0-069

读心人

[丹麦]米凯尔·柏克嘉 著

覃学岚 尤丹丹 乔莎莎 译

责任编辑: 易见 耿会芬

整体设计: 吴颖辉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公司印刷

*

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13.125

字 数: 310,000

ISBN 978-7-5404-4751-9

定 价: 29.80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I

卢卡·坎佩里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在自己心爱的书堆中死去。十月份的一天夜里，他如愿以偿，实现了自己的这一愿望。

当然，这类愿望从来都是秘而不宣的，不过，凡是在他的那家古籍书店里见过他的人，都知道这事儿假不了。这个矮小的意大利人在卢卡书屋的书堆中穿来穿去，就跟在自家客厅里信步似的，而且，他想都不用想，就可以分毫不差地告诉自己的主顾，他们要找的书在哪一摞或者哪一格。卢卡喜欢文学，这一点只要跟他简短地聊上几句，就能看出来，而且无论是破旧的平装本还是某一珍稀的初本，对他来说都一样不在话下。能有这样的见识，足见他与书打交道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了，此外，他在书架之间的这种自信，让人很难想象他会走出这令他欣慰的氛围，走出这个到处都弥漫着他默默付出了许多的古籍书店。

所以，这个夜晚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夜晚，除了这将是卢卡的最后一个夜晚外，还有一点，就是自打他上次迈进书店的大门，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急于见到阔别多日的店子，他从机场直接打的回到了位于哥本哈根韦斯特布罗区的书店。一路上坐着不动，让他很遭罪，终于，出租车停了下来，他急不可耐地付钱下车，急得他给了司机一大笔小费，数额之大，已远远不能用慷慨来形容，不过，这也仅仅是为了省却等着找零的麻烦。司机感激不已，替卢卡把两个手提箱从后备箱里拎了出来，这才撂下站在人行道上的老人而去。

书店笼罩在黑暗之中，一副冷冰冰的样子。不过，见到熟悉的店面窗户上“卢卡书屋”几个黄色的大字，卢卡还是露出了笑容。他吃力地将手提箱从几米开外的人行道上拎到了门口，重重地放在了门前的台阶上。大衣一解开，就落入了瑟瑟秋风之手，他伸手去掏内口袋里的钥匙圈时，大衣的下摆一直在飘动，给人一种惶惶不安的感觉。

店门上方传来了欢迎他归来的门铃声，他急忙将两只手提箱拽到了店内的红地毯上，以便随手关上身后的店门。他直起身子，静静地站在那儿，双目紧闭，用鼻子深吸了一口气，津津有味地品味着那泛黄的书页和陈旧的皮革所散发出来的熟悉味道。他这样站了几秒钟的光景，门铃声渐渐消逝了，这时他才睁开双眼，打开了吊在天花板下面的电灯，其实，这纯粹是多此一举。五十多年的摸爬滚打，就是不开灯，闭着眼睛在店内来去自如，他也不在话下。尽管如此，他还是把门背后配电盘上的开关统统打开了，结果，每一片书架上方的日光灯和阁楼上的玻璃柜里的射灯全都亮了。

他走到柜台后面。脱掉了大衣，从下面的柜子里拿出了一瓶酒和一个玻璃杯，倒上了满满一杯干邑白兰地。卢卡端着酒杯，来到灯火通明的店子中央，站在那里四下看了看，脸上挂着满意的微笑。末了，他呷了一大口金色的杯中物，自鸣得意地深吸了一口气。

他端着那杯干邑白兰地，沿着一条条过道缓缓地走来走去，仔细地查看那一排排的书。换了别人，也许看不出来过去的一周里所发生的变化，可是就连最不起眼的变化，卢卡都一眼就看出来了。哪些书卖掉了，哪些书挪动过，原有的书中塞进了哪些新书，哪几摞书挪了位置，哪几摞书放到了一起，所有这些，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卢卡在查看过程中，常常会拍一拍书脊，以便所有的书都能整整齐齐地排成一条线，还会将顺序放错的卷册一一挪动到正确的位置。他会频频将手中的酒杯小心翼翼地放下，将自己以前没见过的

书从书架上抽出来。出于好奇，他会把书翻阅一遍，研究其字体并用手指感觉其所用纸张的质地。末了，他会闭上眼睛，把书举到鼻子下面，嗅一嗅书页所散发出的特殊香味，就像品评葡萄佳酿一样。把书的封面和装帧又研究一遍后，他便会将书放回原处，要么嗤之以鼻地耸耸肩，要么露出嘉许的微笑。整个一遍下来，点头的时候多，耸肩的时候少，由此看来，店员在老板不在期间所经手的买卖，似乎还是差强人意的。

店员名叫艾弗森，他在这个书店干了相当久了，久得跟店主的关系都可以算得上合伙人，而不是什么主雇关系了。不过，尽管艾弗森对这个书店的感情丝毫不在卢卡之下，却从未主动表示过要结成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这家古籍书店是卢卡的父亲阿曼传给卢卡的，且打算一直在坎佩里家族中传承下去。

书店自从阿曼传给卢卡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那个有阁楼那么高的挑台是最为明显的。挑台足足有一米五宽，而且连体贯通，环绕四壁，是后来扩建的，书店的常客很快就给它起了一个雅号：“天堂”，因为最珍稀，最有价值的著作都保存、陈列在挑台上的玻璃柜中。

卢卡上挑台去之前，又回柜台给自己倒了一杯干邑白兰地。然后，他走到书店的紧里头，那里有一架旋转楼梯，通往上面那个挑出来的挑台。年久失修的楼梯在他脚下发出了不祥的吱嘎声，他毫不畏缩，继续上楼，很快就到了楼梯顶端。在高高楼梯顶端，他转过身来俯瞰了一遍书店。只要稍有一点想象力的人，都有可能觉得下面的那些书架就像一座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灌木迷宫，不过他太熟悉这座迷宫了，是怎么也不会迷路的；他的目光落在了两只手提箱上，这两只箱子立在一进门的地方。

他顿时眉头紧锁，皱纹密布的脸上立刻为忧心忡忡的神情所笼罩，而他那双棕色的眼睛似乎不是在看脚下的一楼，而是在看更远

的地方。卢卡心事重重地将酒杯端到鼻子底下，闻了闻后才呷了一小口，并将目光从那两只箱子上移开，转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挑台上的书架上来。

玻璃柜中的灯光很柔和，给珍藏于其中的书卷抹上了一层浪漫的金辉。玻璃后面像展示精巧的艺术品一样，陈列着各式各样的书。有开着的，以展现书中的精彩插图和生花妙笔；有合上的，以彰显倾注在装帧或鞣革上的艺术匠心。

卢卡顺着挑台缓步而行，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握着酒杯，一边扫视展柜中的东西，一边小心翼翼地转弄着手中的酒杯。通常情况下，二楼的书变化不大，因为很少有人买得起；而买得起的人通常也都是精挑细选，就买那么区区几本，来丰富他们已有的藏书。

新书几乎清一色是从遗产拍卖会上拍下来的，偶尔也有从图书拍卖会上拍得的。

卢卡的目光之所以落到了一本书上后就愣住了，原因就在这里。他皱起眉头，将酒杯放在了栏杆上，然后凑到玻璃前，对这本书做了一番更近距离的研究。皮面装帧，黑色封面，烫金字体，而且是烫金边。卢卡又往前凑了凑，能看清书名和作者名了，这时，他睁大了眼睛。原来，这本书是贾科莫·列奥帕蒂的《道德小品集》^①的特装本，保存完好，估计是意大利文版的，即原著所用的语言，也是卢卡的母语。

卢卡显然很激动，他跪下来，打开了玻璃柜。他将颤抖的双手伸进衬衣口袋，摸出看书时戴的眼镜，架在了鼻梁上。仿佛怕把这

① 该书意大利语书名为Operette morali，目前尚无中文译本。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推出的Patrick Creagh的英译本书名为The Moral Essays，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同年推出的英意双语版译为Essays and Dialogues。

飞来的宝贝吓跑了似的，他小心翼翼地凑上前去，用双手将书抓在了手里。抓牢之后，他将这件战利品从柜中取出，惊讶地将它翻过来又倒过去。只见他眉头紧锁，突然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机警地扫了一眼四周，仿佛觉出有人——一个在暗中监视这一惊人发现的人——在注视他的一举一动似的。发现没人，他又把注意力移回到了手中的书上，并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书。

在扉页上，他看到了这本书是首版，加之是1827年出版的，足见将它放在“天堂”里是名正言顺的。纸张质地结实，他喜形于色地让手指徐徐滑过纸面。然后，他将书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略带一点什么香料的香味儿，他断定是月桂。

慢条斯理、不厌其详地细看了一番后，他一页一页地翻了起来，翻到一幅铜版蚀刻插图的地方停住了，画面呈现的是死神头戴蒙头斗篷，手持长柄大镰刀的形象。插图印制得非常精致，尽管卢卡细看了半天，也没能挑出半点瑕疵来。铜版镌印，这一难度相当大的印刷方法，十九世纪使用得非常普遍，其显著特点在于，在刻画细节和细腻程度上比最好的木刻印版都要胜出一筹。另一方面，必须经过两次印刷，因为填装在铜版字沟中的油墨，不同于活字，活字一般是铅铸的，而且是凸起来的。

卢卡又翻了几页，兴致勃勃地欣赏书中其余的铜版版画。在最后一页，他又一次皱起了眉头。这里通常会插入一张名片大小，上面标有书店名称的价格标签，可是这本书里却没发现这样的标签。艾弗森没跟他商量，擅自买下这么一部价值连城的作品，本来就够怪的了，而他把这本书摆在待售的位置却连个定价都没标，这与他平时谨小慎微的性格更是背道而驰。

卢卡又迅速地扫了一眼整个屋子，仿佛期望看到一群欢迎自己归来的人突然冒出来跟他解释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似的，可是知道他的行程或者说知道他回来了的人极少；而知道的那几个人都非常

清楚，此时此刻不是庆祝的场合。

他耸了耸肩，翻到了书的中间，开始朗读起来。所有的疑云很快就从他脸上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朗诵自己的母语作品带给他的喜悦。不一会儿，他就提高了嗓门，一个个词脱口而出，飘荡在店内图书之间的过道上方。他已经很久没有朗读意大利语作品了，所以读了好几页之后，才流畅起来，找到了诗的节奏。不过他无疑很陶醉，而他两眼闪光，眉飞色舞的喜悦之情与字里行间所透出的忧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种喜悦仅仅持续了片刻。突然，卢卡脸上的表情就由兴高采烈一下子变成了惊愕不已，他摇摇晃晃地退了两步，身体“砰”的一声撞在了身后的玻璃柜上。玻璃碎片如雨点般劈头盖脑地砸了下来，而他两眼却还盯着书在继续往下读。在他大张的瞳孔里，惊异已经变成了恐惧，他紧紧握着手上的这本书，指关节都泛白了。几个踉跄，近乎机械的动作，他的身体向前栽倒下去，撞在了栏杆上，将他的酒杯撞翻了，从栏杆边上砸到了下面的地上，摔得粉碎，好在有地毯，响声不大。

卢卡的嗓门依然没有降低，但节奏已经乱套，忽快忽慢起来了。老人的额头开始冒汗，脸也累红了。几滴汗珠从额头上流下，顺着鼻子，挂在鼻尖上，继而滴到了书上。这些汗珠，有如甘霖落在了干涸的河床上一样，浸进了厚厚的纸张。

卢卡两眼睁到了最大，一眨不眨地锁定在正文上，眼睛里进了汗，他都没眨一下。他的瞳孔不屈不挠地扫阅着书上一行一行的文字，无论做出多大的努力，他都无法将自己的目光从手中这本书的文字上移开。他浑身都开始剧烈地哆嗦了，往日的那张和蔼的面孔已经变成了一副可怕的嘴脸。

尽管如此，卢卡还是一个劲儿地在冲着这间屋子放声朗诵，结结巴巴，偶尔还要断断续续地停顿一会儿，才能接下去。他的朗诵

已经毫无节奏可言了；断句已经不讲章法了，什么地方重读，什么地方不重读，也随着速度的加快，变得越来越随心所欲了。虽说词还能听得出来是词，但吐词已经不清了，句子的结构已经无从理解了。从卢卡声带里冒出来的句子，已经没有可以听明白的成分了。语速加快了不少，断句与停顿，仅仅取决于令人惊慌的吸气了，感觉好像他的肺里缺氧了似的。呼吸听上去越来越像喘息了，每次呼吸后，词句又会接着从卢卡嘴里迸出来。

此刻，卢卡的身子抖得跟筛糠似的，连他靠着的栏杆都跟着颤动起来了，木头在嘎吱作响。他身上汗如泉涌，衣服都湿透了好几块儿。汗滴把他周围的地毯打湿了一大片。

突然，朗诵戛然而止，身子也不哆嗦了。卢卡的目光依然盯在手里的书上，但惊恐的神情已经不见了。这个意大利人的眼中有了一丝安详，脸上写满了泰然。他老态龙钟的身子缓缓地俯向栏杆，书从他汗淋淋的手中滑落，书页翻飞，落到了楼下的地板上。他的体重压得栏杆发出了不祥的嘎吱声，接着，只听“啪”的一声，栏杆垮掉了一截，木头碎片撒了一地。卢卡的身体一动不动地在栏杆边上立了一会儿，接着就往前一栽，无知无觉地砸到了三米之下的地上。松弛的手臂不受控制地在两侧乱挥，将书架和书都带倒了，弄得尘土飞扬。

卢卡的身体“咚”的一声，重重地摔在书架之间一条窄窄的过道上，转眼就埋在了一堆书、木头和尘土下面。

2

乔恩·坎佩里每次出庭的头天夜里，都睡不踏实，能勉强睡着就算不错了。这天夜里也不例外，最后他干脆懒得勉为其难，从床上

爬了起来，披上了深蓝色的浴袍。他从容地走出卧室，来到了狭小的厨房，给自己冲了一壶咖啡。他呷着咖啡，将自己的最后陈述稿又过了一遍。虽说头天晚上已经过了好几遍了，但他还是仔细地又过了一遍，试着用好几种不同的语气把同样的句子各念了一遍。所以，凌晨四点总能听到康帕尼街上的这间顶层公寓里传来一个清晰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背诵着同样的段落，就像某个演员在排练一个角色似的。

几个小时之后，乔恩去大门外边取来了报纸。他一边用早餐一边翻阅报纸，重新冲了一壶咖啡。手稿还放在视线之内，他还好几次放下报纸，将手稿拉到近前，这样，在重新翻阅每天的新闻和接着吃面包片之前，就能够先把某个特定的段落从头到尾读上一遍了。

同事当中，谁都不清楚他在准备自己的最后陈述发言上花了多少工夫，不过，虽说他相对来说比较年轻，但他的训练有素已是早就出了名的。作为一名年仅三十岁的律师，他获得的名声已经使他在自己的同事中小有名气了，也对他的对手构成了挑战，与此同时，还使自己无端地成了那些老司法们不信任的对象。

由于这个原因，凡他经手的案子，到庭旁听的人常常很多。今天的庭审，旁听的人很有可能也会不在少数，虽说结果似乎早已有了分晓了。乔恩的当事人，一个名叫梅米特·阿兹兰的二代移民，被控犯有买卖赃物罪；同前三次对他的起诉一样，这一次起诉也没有任何根据。事实已初见端倪，似乎是警方在骚扰他，但梅米特表现出了惊人的镇定，确信可以通过法律手段予以反击，这就意味着向法院上诉，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乔恩喝光了杯中的咖啡，走进浴室，打开了淋浴热水器。他将浴袍扔在了地上，等水热的当儿，他对着镜子研究了一番自己的身体。他用拇指和食指揪起髋部上面一点点的腰间赘肉，仔细看了看，仿佛这些赘肉是一夜之间鼓起来的。五年前，他的肚子还平平的，

跟搓洗板差不多，但几乎是在不知不觉间，而且任他怎样预防，原来那雕塑般的体形还是逐渐化为乌有了，就像被涨潮卷走了一般。

冲淋浴的时候，手机响了，但他还是不慌不忙地冲干净了头发，又把余下的那些早晨的例行公事都做完了，这才去看是谁打来的。是梅米特。他的当事人用他那一贯不慌不忙的语调留了个言，说他把自己的几个车轮子给卖掉了，要搭他的车去法庭。乔恩打过去的时候是忙音，于是只好留了个言，说自己已经上路了。

外面下着雨，乔恩一路慢跑，来到自己的车前，一辆银灰色的梅赛德斯奔驰SL，将公文包扔到了乘客座上，才从雨中跳进车内。透过潮湿的车窗玻璃，外面的世界像是要融化了一般，人们穿着五颜六色的雨衣，彼此融在一起，看上去就像小孩子画出来的虚构生物一样。点着车后，挡风玻璃雨刮器启动了，那些想象出来的生物同水一起消失了，取代它们的是乖僻的丹麦人，他们有的在冒雨赶路，有的则在遮雨篷下面挤成一团。

就算把天气因素考虑进去，前往诺里布罗区去的车流行驶速度也可以用极为缓慢来形容了，乔恩不停地看表。出庭迟到，怎么说都不是一个好的开头，无论有多么充分的理由。况且，乔恩一向都以准点而自豪。终于，他可以驶出阿宝丽大道，拐入格里芬菲尔德路，前往斯滕街了，梅米特就住在那条街上。他住在一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里，墙面上贴着红砖，每套公寓都有自己的花园或者阳台。两栋建筑之间有一个大院子，里面杂草丛生，东一块，西一片，还有风吹雨淋得不成样子的攀爬架，日晒夜露得褪了色的长凳。

梅米特的公寓在一层，因而有一个六平米的花园，园子四周围着一道用树枝编成的篱笆，篱笆高一米五，藻绿色，不过原先可能是白色的。梅米特喜欢管自己的花园叫“公园”，凡来他家的人都得通过对着“公园”的那扇门，所以乔恩斜穿过院子，通过了那扇吱嘎作响的园子大门。“公园”的草地上乱七八糟地扔着一些空纸箱、

牛奶罐和木质托盘，这些东西都派上过用场，现在就等着管理员来让梅米特把它们清走了。一个横贯整套公寓的檐篷，不仅可以遮雨，还提供了一块存放东西的地方，堆放着更多的箱子、盒子、桶罐和一托盘二十公斤装的狗食饼干。

乔恩敲了敲起居室的窗户，没多久，梅米特便出现在了窗前，他下身一条大裤衩，上身一件T恤衫，而最重要的是，头上还戴着手机的耳机。T恤衫上写着“街角小店”几个大字，这可是梅米特的典型做派。他喜欢遇到一点儿不顺心的小事就用最老套的成见来看问题，这是他的一点儿业余爱好，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要用一些小手术来治一治“耸人听闻的丹麦”。他这么做，不是像有些移民那样，出于痛苦和愤怒，而是出于纯粹的好玩和自嘲。

起居室的门开了，梅米特冲乔恩微微一笑，示意他进来，因为他还在对着耳机打电话。就乔恩判断，说的是土耳其语。他进入的这间屋子，对梅米特来说是一屋三用：起居室、办公室，外兼储藏室。偶尔似乎还可以用来蒸桑拿。不管怎么说，屋子里面老是很热。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梅米特才一年到头都可以穿着个大裤衩和T恤衫在里面走来走去。

梅米特是个“竞赛主持人”。这是他自封的头衔，这个头衔无疑给他的工作增添了一丝浪漫的色彩，而实际上他的工作并不怎么浪漫。随着网络在全球的惊人发展，许多公司发现增加公司网站吸引力、提高网站访问量的一个不错的办法就是举办各种竞赛或抽奖活动，让参与者赢取奖品、奖金、免费旅游等等。电子刮奖卡和网上赌城也成了有效的吸引手段。由于这类竞赛多数对参赛者都不存在地域限制，所以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无穷的机会，每秒钟都有许多新的机会出现。

梅米特就是以此为生，多数情况下一点儿都没夸张，五花八门

的竞赛和游戏，找得到多少，他就参加多少，也不管能赢取什么东西。然后他就把自己用不着的奖品再卖出去，这便是他家里到处都堆着大大小小的纸箱，弄得像个做买卖的人的仓库的原因。除了各种各样的洗涤用品，各种牌子的早餐麦片，大袋小袋的薯片，五花八门的玩具，各种品牌的糖果、葡萄酒、汽水、咖啡、化妆品外，还有一些大件，如一台阿特拉斯冰箱、一台金章电烤箱、一辆固定式健身自行车、一个划船运动练习器以及两个“冒烟的乔”牌烤架。在外人看来，这些可能像一个收售赃物的家伙手中握有的大量存货，而这也正是他频频遭到指控，说他的这套公寓就是用来干这个买卖的原因。

“怎样啊，老板？”梅米特一边大呼小叫地打招呼，一边伸手去跟乔恩握手。看来他已经打完了电话，不过到底完没完，从来都说不准，因为他很少摘掉耳机。

乔恩跟他握了握手。

“噢，我准备好了。”他说，冲着梅米特半穿半裸的样子点了点头。“你呢？”

“嘿，我要做的不就是坐在那儿，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嘛。”梅米特举起双手说道。

“你或许也该把T恤换了吧。”乔不冷不热地建议道。

梅米特点了点头。“马上就好。你坐下来歇会儿，我眨眼的工夫就好。”

乔恩的当事人离开了屋子，乔恩四下看了看，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他将满满一箱听装物品从一张棕色的皮沙发上移开，然后坐了下来，将公文包放在腿上。屋子的一头摆放着一张梅米特当办公桌用的大餐桌。桌子上面摆着三个平板电脑显示器，一字排开，跟墓碑似的。桌子前面放着一把办公椅，大小跟牙医的椅子差不多，从那些多重调节杆来看，可以进行多种调节。

“损害赔偿诉讼怎么样？”梅米特从卧室里喊道。

“没赢下来之前，我们不太好要求损害赔偿。”乔恩喊着回答说。

梅米特出现在了门口，换了一身黑色套装，白衬衫，闪亮的皮鞋。他正在打一条灰色的领带，由于不太习惯，打得很费劲。

“不过这一次，赔偿额度可能很可观。”乔恩指着梅米特脸上的伤口继续说道。

梅米特懒得费那个劲儿了，将领带扔到了一边。“没错，这一次他们得吐点儿血，得赔上一大笔钱。”他一边摸着眉毛一边说道，“给人做人肉沙袋，一小时能赚多少钱？”

乔恩以耸肩作答。

最近的一次，一共来了六名警官，是从前门强行闯入公寓的，他们不知道走廊里塞满了大箱小箱的听装西红柿、帮宝适尿片、电气厨具和葡萄酒。当然，他们也不知道客人因为这一原因都是打花园的那道门进来的，所以他们便把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视为堵住入口的企图，因而后来抓捕也就大动干戈，动用了完全不必动用的武力。结果，梅米特在他们将他扑倒在地时，伤了两根肋骨，眉毛上方划了一道口子。梅米特的八个邻居朋友怒气冲冲地冲了进来，并且，按照警方的说法，来势汹汹，一副威胁的架势，情急之下，他们不得不又请求了增援。

第二天，有一家晨报断言这次搜捕“成功地捣毁了一个由土耳其人组织的买卖赃物集团”。尽管当天晚些时候法院的裁定将证明截然不同的东西，但谁都没指望在同一份报纸上看到道歉或者收回前言的文字。

梅米特正了正衬衣衣领，双臂一伸，说道：“还行吧？”

“没得说。”乔恩站了起来，“咱们动身吧？”

“等等，”梅米特说，“我不能让你就这么空着手离开，得给你来点儿特别优惠，只有朋友才能得到的优惠。”他走到一堆盒子边

上，打开了最上面的一个。“来几本很棒的书怎样？”他问，“我给你一个好价钱。”

一看封面，就知道是最差劲的那种言情小说，所以乔恩只是冲他淡淡一笑，摇了摇头。

“哦，不用了，谢谢。我不太看书了。”他用指头敲了敲自己的太阳穴，“小时候看得太多了。”

“嗯，”梅米特嘟囔道，“我还有几本侦探小说，对了，记起来了，还有几本疑案小说。感兴趣吗？”他瞥了乔恩一眼，可这个大律师还是没有改变主意的意思。

“要不要来几包丹碧丝？”梅米特问，“给你的妞儿，我的意思是说。”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我从一家女性杂志那里赢来了够用一年的丹碧丝。一等奖是特内里费岛免费游。”他耸了耸肩。“不可能什么奖都让你一个人得了，不过最重要的是今天下午送奖品来的时候，她们要给幸运的获奖者拍照，供下一期杂志刊登。”他双手抱住后脖子，扭了扭屁股。“所以，我要当模特儿了。”说完，又笑了。

“好啊，至少你的丹碧丝年度预算应该是很低了。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目前还没有女朋友。”

“这我就不明白了，”梅米特惊讶道，“凭你这拉丁情人般的模样，在这方面应该不成问题呀。”

乔恩耸了耸肩。他的肤色虽不像梅米特的那么黑，但和大多数丹麦人的肤色一比，还是有些不一样，而且他的头发漆黑。不过由于只有一半的意大利血统，他略高一点，有一米八还多一点点，皮肤颜色也比想象的略浅一些；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还从来没有受到过种族歧视，尤其是来自异性的种族歧视。

梅米特打了一个响指，冲到了电脑显示器前，一只手抓起鼠标，另一只手则在键盘上敲了几个键。

“不过我可以给你弄一个妞儿，老板。一家哥本哈根的夜总会举办这样的竞赛，赢了你就可以睡她一夜……让我想想，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还真没到那种地步。”

“只要言语一声就行。我已经用网络机器人锁定他们的网站了。”

梅米特学的是电脑编程，但像丹麦的许多二代移民一样，他没能在自己的领域里找到工作，而这个领域常常是放着现成的人不用，却老嚷嚷着缺人。虽然身为编程高手，但他却认为他的名字所起的作用超过了他的资格，而他要获得成功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己当老板。开个比萨店，就连梅米特也觉得太老套了，所以他决定做一名竞赛主持人，这样，一方面可以让他有必不可少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他有机会发挥他开发网络机器人的专长。梅米特的网络机器人都是一些可以根据指令填写各种竞赛表格的小程序和他从网上找到的各种应用软件。一旦他给某个网络机器人输入了指令，它便会乖乖地重复相应的步骤，将他的通讯录文件上的那些姓名和地址输进去，从而增大他的获奖机会。他的通讯录文件中有他的家人、朋友、熟人、邻居以及所有他能说服的人，就连乔恩也在其中。所以，有一天乔恩就接到了一家很大的玩具连锁店里一个热情洋溢的秘书打来的电话，通知他说他获得了一部配有越野轮胎和可拆卸车篷的婴儿车。

凡是同意梅米特将自己收录到他通讯录里的人，作为回报，他都会送一样卖不出去的东西，或者以很低的折扣将手头碰巧有的东西卖给他们。

梅米特冲着门口点了点头。

“好吧，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两人离开梅米特的公寓，冒雨跑到了乔恩的车子跟前。

“你那辆标致呢？”坐着奔驰去法院的路上，乔恩问道。